

癌症病友的成績表

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 黃曉恩

影像檢查

楷和 醫心

近日城中熱話，傳說私家醫生為普通腸胃炎引致腹痛的病人安排電腦素描，有謀利之嫌。不少同僚紛紛指出，醫生與影像中心分開運作，醫生並不能透過此學獲利。而且及時的影像檢查可以盡早協助臨床診斷，避免不必要的手術等等。其實醫生在診症當時的專業判斷，其他人包括同業都不可能事後質疑；若該位病人最初有腹部緊繃劇痛等適應症，自然急需進一步接受影像檢查。

在腫瘤科裏，影像檢查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正電子電腦素描（PET-CT）。這項檢查通常可以一次過把全身裏受腫瘤影響的部位顯示出來，在新確診時或監察治療進度皆有幫助。新確診時，除了抽組織確認癌細胞，一般需要仔細檢查腫瘤有否轉移到全身的淋巴及器官，從而把癌病分為一至四期，決定治療方向。而且它能查出一些併發症，例如腫瘤擠壓着血管或器官。

至於接受治療期間，我們可以透過評估徵狀有否進步、觸診可及的淋巴結及腫塊有否縮小、血液檢驗中的癌指數有否下降等，了解療效及進度，但PET-CT可算是最準確的，無怪乎病友都叫它做「成績表」。個別病友的情況，我們只能依賴它作判斷，例如臨床上沒有摸得到的病灶（例如全深藏在肺部）、癌指數一直沒有上升而根本不能反映病況；每三、四個療程便要照一次以密切觀察。另一方面，若臨床上所有指標向好，那便沒有即時需要進行PET-CT了，畢竟做一次這種素描的輻射量不少，視乎不同的機器和檢查，大約相等於幾十次香港與紐約來回飛機航程中攝取的輻射。有些病友非常擔心輻射，堅決不肯接受素描，延誤診斷；亦有人對病情極為緊張，頻頻要求素描，於臨床並無幫助。如何取捨，每位癌友須與醫生商量。

現時最新影像技術結合正電子素描及磁力共振成為PET-MR，大大減低輻射量，其解像度尤其適合肝癌、腎癌、前列腺癌及鼻咽癌，唯價格較高，且並未引入政府服務範圍。

話說愛情

陳綺



大約在離七夕節還有一個月左右的時候，我便已經在網絡上看到了鋪天蓋地的七夕節相關資訊，關於約會、關於促銷、關於送禮指南的通通都有。我不禁好奇起來，如今的人們熱衷於過愛情相關的節日——情人節、[520]、七夕節，是因為愛情嗎？

不記得是誰會說起「愛情這個字眼，現在看來真是太淡薄了。」但說這話的人，應該是剛從愛情的泥潭裏掙扎出來的吧，確實有些過於悲觀了。回想一下，我的愛情觀又是從何而來呢。小時候無法見得父母的愛情，也就只能從偶像劇和小說中萌生幻想的念頭。那時候看的都是些美好的故事，對愛情也是期待的。後來，了解了父母那些不堪的往事，也聽說了身邊父母輩無數關於家庭破碎的故事。再後來，看着身邊的朋友戀愛，看着她們受傷，看着她們一邊說着不再相信愛情一邊再次陷入熱戀，看着別人從婚姻的圍城裏逃出來。

可能是對於原生家庭的恐懼，對於親密關係的排斥。就這樣看着別人的故事，我慢慢變得難以被愛情感動，也似乎不再對其抱有期待。可有時候想到，如果這輩子連愛情都未曾經歷過，是不是人生也過於遺憾了呢？

帶着這樣的思緒，巧合之下，我聽到了羅家英和汪明荃的《鵲橋仙》。我聽着這首歌，讀着羅家英寫給汪明荃的信，讀着兩人的愛情故事，在書房裏淚流滿面。羅汪兩人相戀二十一年，一起走過生死邊緣，最後在六十來歲時結婚。羅家英說：「你剩半條命，我也剩半條命，我們合起來就是一條命，相依為命。」這個視頻，我至今還是看一次哭一次。當時的我是驚訝無比的，我驚訝自己還能被愛情故事打動，被我會經不相信存在於現實的故事打動。

誠然，一個兩個動人的愛情故事並不能改變我的愛情觀，它終究不是深陷泥潭中的人可以依賴的救命稻草。不過，它至少讓我知道這個泥潭曾經有人自救成功了。自然也有朋友批評過我的愛情觀，說我受原生家庭影響太深，不該再帶着這樣的陰影走下去，也有人會告訴我，沒有誰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大家都帶着自己的問題在努力。

我想，我也該在我的問題裏努力走出了。七夕快到了，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願不相信愛情的人也能活得開心，願所有慶祝這個日子的人，真的都是因為愛情。

如是 我見

漫威和Netflix合作的《盧克·凱奇》是一部以紐約黑人社區為背景的英雄題材連續劇。這很特別，因為就算之前復仇者聯盟裏也有黑人超級英雄，但依舊是白人中心的主旋律大片。總說美國出口文化，但我們接收到的絕大部分「美國製作」都是荷里活的白人文化。《盧克·凱奇》終於打開了一個窗口，可以讓我們一探美國黑人幫派文化。

《盧克·凱奇》已經到了第二季。第一季廣受好評，從對美國黑人親緣關係，街頭文化的描繪，到故事情節的推進都屬一流。但到了第二季卻後力不足。首先，節奏太慢。明明五六集就能講完的故事，拖拖拉拉講了十幾集。其次，盧克再怎麼說也是個超級英雄，但整季都沒幹實事，一直在捉摸自己到底應該如何「站隊」。

全季主線是來自牙買加的黑幫後代「巨蠅蛇」和紐約黑人街頭蛇蝎瑪利亞的鬥爭。又

高又壯、刀槍不入的超級英雄盧克在這兩者間，似乎拿不定主意，看哪一方勢弱了就要幫哪一方，不但沒能阻止黑社會死去活來的打鬥，還導致鬥爭延時，讓曼哈頓街頭多了不少「炮灰」。到了最後，竟然還是要靠瑪利亞女兒反水弒母，才能來個像樣的結局。舉棋不定真是致命傷。有了選擇障礙症，就算你是超級英雄，力大無窮又聰慧過人，到最後也是一事無成。

雖然劇情矯情的像個小媳婦，但《盧克·凱奇》第二季還有一個好，音樂好。與其說是音樂配劇情，不如把它當一場大型MTV看算了。從爵士嘻哈到牙買加雷鬼，Netflix和漫威真心捨得花錢，請來站台獻唱的都是大咖。

雷鬼之父、牙買加音樂鬥士Bob Marley的兒子、八屆格萊美獎（港譯：格林美獎）

得主Stephen Marley在第七集裏高光獻唱。除了老牌歌手外，十八歲的藍調神童Christone Ingram也抱着結他來了，唱了一



▲《盧克·凱奇》聚焦紐約黑人社區 作者供圖

不是革新

——淺談戲曲「實驗」（一）

陳劍梅



閒話人

年輕人很喜歡實驗，特別是創科界的實驗。這類實驗從一開始便有銳意革新的目標，而且革新必然是好。可是，傳統藝術的舞台實驗，卻未必需要恆常地革新。甚至可以斷言，非物質文化遺產級別的傳統藝術只宜有限度地適應不同的現代表演場地，可作出調節，卻不宜革新。

假設實驗者革除了一些古老的藝術元素以便迎合平常一般不喜歡看粵劇的年輕觀眾，縱使最終這批觀眾成為常客了，如果他們本來就是不喜歡古老的元素，他們留在席上愈久，古老的元素

可以復生的機會愈小，被革除去的東西最終便一去不復返了。

粵劇資深大老佘兆輝認為年輕人需要實驗，因為他們認識未深時反而喜歡透過實驗來增強自信及文化認同感。他強調成就高的藝人和導演便沒有需要實驗了。

同是資深大老佘的羅家英最近在一個公開場合坦言粵劇現在不需要實驗了。他舉例說，如果把一些傳統話劇沿用已久的形式放進粵劇中，該戲曲作品反而創新不得，復古不能。他認為香港年輕人到了四十歲左右便追不上潮流，到時潮流文化的內涵亦未必能吸引他們。如是者，如果小時他們曾經愛看粵劇，到時他們會重新選擇粵劇

。那是說承傳古老藝術最有效之法並非變革，而是給小孩子從小看清粵劇的原貌。

看來推廣粵劇必須先尋找一個正確的定位，例如，在推動戲曲藝術發展的具體實務上，一直以來，香港的公營機構以業外人士領導業內人士，堅守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為理念。公營機構若要破解這個疏離之法，是否真的需要親自監製另類的實驗性戲曲作品？若偶一為之，無可厚非。但政府機關必須認定方向，不以革新為恆常的目標，投放龐大的公共資源去淡化戲曲的古老原貌，以培育一群另類戲曲觀眾。假設這種戲曲「革命」成功，便枉費了粵劇老倌們多年修復粵劇的一番苦心。

抗日特工李榮全的大館故事

王玉珍



往事 鉤沉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的香港，大雨滂沱。應邀來港參加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聯誼會的一個活動，會後同伴告知中環有一個非常值得遊覽的地方——有「大館」之稱的香港中區警署建築群，港九大隊情報員曾在此潛伏。儘管是雨天，亦未按規定預約，我們還是決定前往，在外面留個影也好，只為對抗日前輩表達敬意。

古建築煥發新生機

香港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劉蜀永教授欣然領路，一行數人興致勃勃來到位於荷里活道的大館。雨天遊客少，獲通融放行。

天空終於放晴，呈現眼前的景象用美輪美奐來形容最合適不過了。佔地一點三六萬平方米的大館始建於一八四一年，包含前中區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三組古蹟，共十六座保留了原有風格的歷史建築。另外還有兩座新的建築物，內設美術館、當代藝術空間和演藝廳，觀眾可以近距離觀看古蹟，也可以欣賞在其中舉辦的展覽和表演，這是香港目前最大型的古蹟保育項目，已經成為當地歷史文化的新地標。

大館豐富的內容令人目不暇接，走馬觀花之後總的感覺是特區政府致力保留歷史建築原貌，為其賦予新活力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內地借鑒。警員總部大樓給我留下印象比較深，因為它讓我的腦海依稀浮現一個故事，在大館還沒有被展現的傳奇。

沒有硝煙的戰場

回廣州後我再次翻閱資料，由港九新界熱血青年所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一支由中共領導的上千人的抗日武裝，在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裏與日軍展開頑強的抵抗，寫就了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頁。除了戰鬥部隊，還有一個出色的情報系統，一眾深入虎穴的英雄，李榮全便是其中的一位。

香港淪陷，通曉英語日語的李榮全接受派遣，打入警員部隊，逐步深入到要害部門——間諜組織憲兵隊特高課。大館內的警員總部大樓，時為香港西地區憲兵派遣駐地。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接到通知到西地區憲兵派遣隊特高課報到。我來到一間大樓內，見室內正面擺着一張辦公台，坐着一個憲兵曹長，面目陰沉，閉目閉言。兩旁每邊坐着四個憲兵軍官，山本軍曹的坐位是挨近那個曹長，看來他是個第二把手人物。壁上貼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警語和一張保守則。當我被台灣通譯引進時，山本向我打了個招呼，轉過頭去同那個曹長講了幾句。有個憲兵軍官很嚴肅地問我，「你為什麼要做密偵？」我鎮定地說，「我原來是密偵，後來不是了。」他打量我一下，嘀咕了幾句。從此，我就在山本軍曹的組裏工作。」大館也



▲▲大館完成歷時多年的保育與維修計劃後，現已重新開放給公眾參觀

資料圖片

北角清風街聯絡點報信。

方姑，姓名方蘭，她率領隊員頻頻出擊，還引爆了窩打老道的四號鐵路橋，日軍一視其為心腹大患。由於李榮全的機警，敵人這次追捕一無所獲。

重遊大館那天，我也遊覽了淪陷時期香港憲兵隊本部，現為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的原香港立法會大樓。站在廣場向東眺望，北角清風街很遠，李榮全如何在一個小時之內趕去又趕回？後來我查看資料並問及與李接頭的地下黨員鄧和之子，李榮全搭乘從中環去北角方向的巴士，手按腰中槍把站在司機身旁，鎮靜地催促加快車速，全然顧不得乘客誤會和鄙視的目光，到達目的地便匆匆下車。

當年港九大隊還有多位情報員分別潛伏在各地區憲兵隊和區政所，他們的工作成果使大隊部對日軍在香港的組織機構設置、人員和裝備瞭若指掌，不僅配合了本隊的戰鬥，還對美軍轟炸香港啓德機場、維多利亞港口等軍事目標的行動起了重要作用。《港九獨立大隊史》載：東江縱隊與盟軍在收集情報上的合作，獲得了陳納德將軍、在華美軍總部和華盛頓方面的讚揚，這個情報站被認為是「美軍在東南亞中國最重要的情報站」，它的情報被認為「在質與量都非常優越」。

李榮全一生都戰鬥在無形戰線，他已經離開我們遠行。我在一個視頻中見過他晚年的形象，幾分儒雅的外表透着機靈。李榮全與大館的傳奇，令我聯想到香港歷史建築林立，相信這些房子背後隱含着不少當年香江兒女為保衛家園不屈戰鬥的故事，這是國家抗戰的故事，也是香港人自己的故事，值得收集與整理。希望這些故事在保育活化歷史建築的過程中能夠被拂去塵封得以展現，讓世人永遠緬懷與追思。

（作者為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後人）

《盧克·凱奇》和黑人音樂

李妍

得主Stephen Marley在第七集裏高光獻唱。除了老牌歌手外，十八歲的藍調神童Christone Ingram也抱着結他來了，唱了一



▲《盧克·凱奇》聚焦紐約黑人社區 作者供圖

首藍調之王B.B King的經典曲目《激情已逝》。其間的電結他炫技，比盧克打「巨蠅蛇」的動作戲都好看。二〇一一年打敗Justin Bieber拿下格萊美最佳新人獎的現代爵士女歌手Esperanza Spalding也有出場。雖然她在八卦雜誌上的出鏡率遠沒有Bieber高，但音樂是堅挺的，才華是金晃晃的。作為奧巴馬的死忠粉，她還會多次到白宮獻藝。

「毒舌」的英國評論家諾曼·萊布雷希特寫過一本充滿憤怒、夾帶私貨的書叫《誰殺死了古典音樂》。簡單來講，就是一本歐洲人在鄙視美國人沒文化沒音樂的書。十九世紀，沒有歐洲人去美國演奏，美國被當做了文化沙漠。二十世紀，美國有錢了，籠絡了不少歐洲音樂家，但歐洲人還是看不上美國，覺得隨便什麼貨色到了美國都能賺得鉢滿盆滿，美國人就是沒有鑒賞力的暴發

戶。

諾曼說美國沒音樂，因為他只談古典，忽略了勞動人民的本土作品，而這其中貢獻最大的就是黑人音樂。可是，從藍調到爵士再到靈魂音樂，黑人音樂因熱衷表現情慾、載歌載舞、說唱時愛爆粗口，讓美國主流社會認為它們缺乏神聖可言，價值取向低俗下流，有辱斯文。

但黑人音樂並沒有因為得不到主流社會的認可而萎靡，仍舊自顧自的發展了起來。在多種音樂風格的碰撞下，創造出了「Rock n Roll」，流到英國，促成「披頭四」又返銷給了美國。自此，黑人音樂才逐漸翻身。到了米高積遜，他因集音樂嗅覺和舞蹈天才於一身，像神跡一般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也把黑人音樂推上新高峰。

今天，由於種族和階層的隔閡，黑人音樂仍處於時而生機蓬勃，時而匍匐前行的狀態。《盧克·凱奇》作為漫威這個白人文化代表的新產品，雖然第二季故事講的不怎麼樣，但確實對發揚黑人音樂很有貢獻，連大洋彼岸的我，都下載了好幾首音樂。